

## 感悟《高山流水》

李莹

在一个细雨拂窗的春夜，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，品味着杯中的香茗，沉醉于李清照“细风吹雨弄轻阴，梨花欲谢恐难禁”的意境……静默屋角的小桔灯，给凄清的雨夜染上了一丝丝温暖的色彩，悄悄地把思绪置于心灵最深最柔软的地方，这时便与宁静结缘了。在这样的意蕴里，由不得神思会漫无边际地游走，我情不自禁地拉开抽屉，拿出那张珍藏已久的古筝光盘置入音箱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即刻在我的耳边轻轻流淌。让我意想不到的，在这样的雨夜，重温自己钟爱的作品，感触是那样的深刻而难以言状，以至于我的灵魂被紧紧揪住，屏住呼吸静静地品尝……为曲目的雄浑和委婉所惊叹，被音乐无边的魅力深深震撼了。

《高山流水》是中国著名传统古曲，千百年来被世人传颂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中记载，琴师俞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，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其表达了“巍巍乎志在高山”和“汤汤乎志在流水”的意境。伯牙惊道：“善哉，子之心而与吾心同。”钟子期死后，伯牙痛失知音，摔琴绝弦，终身不操，故有高山流水之曲。这就是“知音”的典故。品赏着境界清幽绝俗的箏曲，就不自觉地想到“知音”，也许是因为知音难觅，人们渴望心灵的解读，《高山流水》就成了知音的代名词，受到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。

从不敢以文人自居，更不能自称为雅士，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并与音乐结缘的我，尤其是对古筝的喜爱，缘于中学时学过的《琵琶行》一文，“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”的凄婉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叹，把白居易与琵琶女心灵默契烘托得淋漓尽致，深深地烙在了我青春岁月的年轮中。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，奠定了我热爱音乐的思想基础。从事音乐事业30多年，窃以为古筝曲与琵琶曲犹如孪生姐妹，也许会引来业内高人的唇枪舌剑，为千夫所指，但作为一家之言，也未尝不可。每每弹奏，每每品赏，都让我幻生出无限的遐思……我听到了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”的苍劲与柔美，我看到了高山雄浑、深沉、肃穆、高洁的神韵，山泉叮咚水花轻溅的清澈隽永景象，潺潺流水和巍巍高山相映成趣的绝妙伏笔，气势宏大，意境深邃，俨然一幅秀丽、柔美的江南山水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乐曲已经停歇，思绪却沉浸其中，时而在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恬静中徘徊，感受孟浩然的超然闲适，时而在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壮美中陶醉，领略李白的雄奇豪放。还有什么能有如此之神功，让心灵如同洗过一般明明净净，纤尘不染？唯《高山

流水》也，这动人心弦的箏曲每每响起，尘世之间那种种繁杂都似被凝成远古的化石与你绝缘，心中油然升起的便是一份如梦境般的安恬了。

雨越下越大，滴嗒地敲打着窗棂，犹如音色之中高低起伏的旋律。这悠悠的余味弥漫在我散发着书香的房间里，便立刻充满飘渺如幻的感觉，隐约中望见了兰亭，崇山峻岭环抱，林木繁茂，竹篁幽密，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，如同青罗带一般映衬左右。置身其中，目睹了王羲之挥毫泼墨的兴致，欣赏了他“清风出袖，明月入怀”般绝妙的行草。何等快哉，何等惬意！虽是雨夜，我的心灵却一片晴朗，如一棵开花的树，在春夜的清风中轻轻摇曳，绽放出幸福的花朵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到了不惑之年，置身大学校园的我，闻朗朗读书声，让我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与思想的纯净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春风细雨，荡涤我心灵的尘埃。更值得庆幸的是，有闻丝竹却不乱耳，“无案牍之劳形”，故能独守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。然而，在现代化程度迅猛发展的都市生活着，面对密密匝匝的高楼大厦和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水泥路面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方阵中，虽是践行着从容淡定的生存理念，却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超然，偶尔也会为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事困扰，难免有身心疲惫的时候。于是乎，常常体验一种解压方式，身体累的时候，让心绪宁静下来，心累的时候让身体运动起来，动与静的结合，使身心得以调养。古筝给我的感觉，正是如此，或激越，或舒缓，或雄壮，或柔美，交替轮回，连环相扣，起伏跌宕，错落有致。犹如生命的波峰低谷，又如四季的运转，春花，秋月，夏风，冬雪，在循环往复中达到平衡，如此就成就了所谓人自身的和谐与大自然的和谐。

我更加深切地领悟了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描述的意境，一个人在这雨夜听箏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现在都可以统统放下，这就是享受一个人世界的美妙之处。在箏曲中体验了激越与宁静，远离尘世喧嚣，回归本我真我，与自己的灵魂对话，不用掩饰，不必斟酌，没有是非对错，只有清怡悠然。

绵绵心语如春风拂面，淡淡愁绪如畅饮甘泉……此情此境吾谁与共？哦，我永远的《高山流水》。

2011年6月8日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）